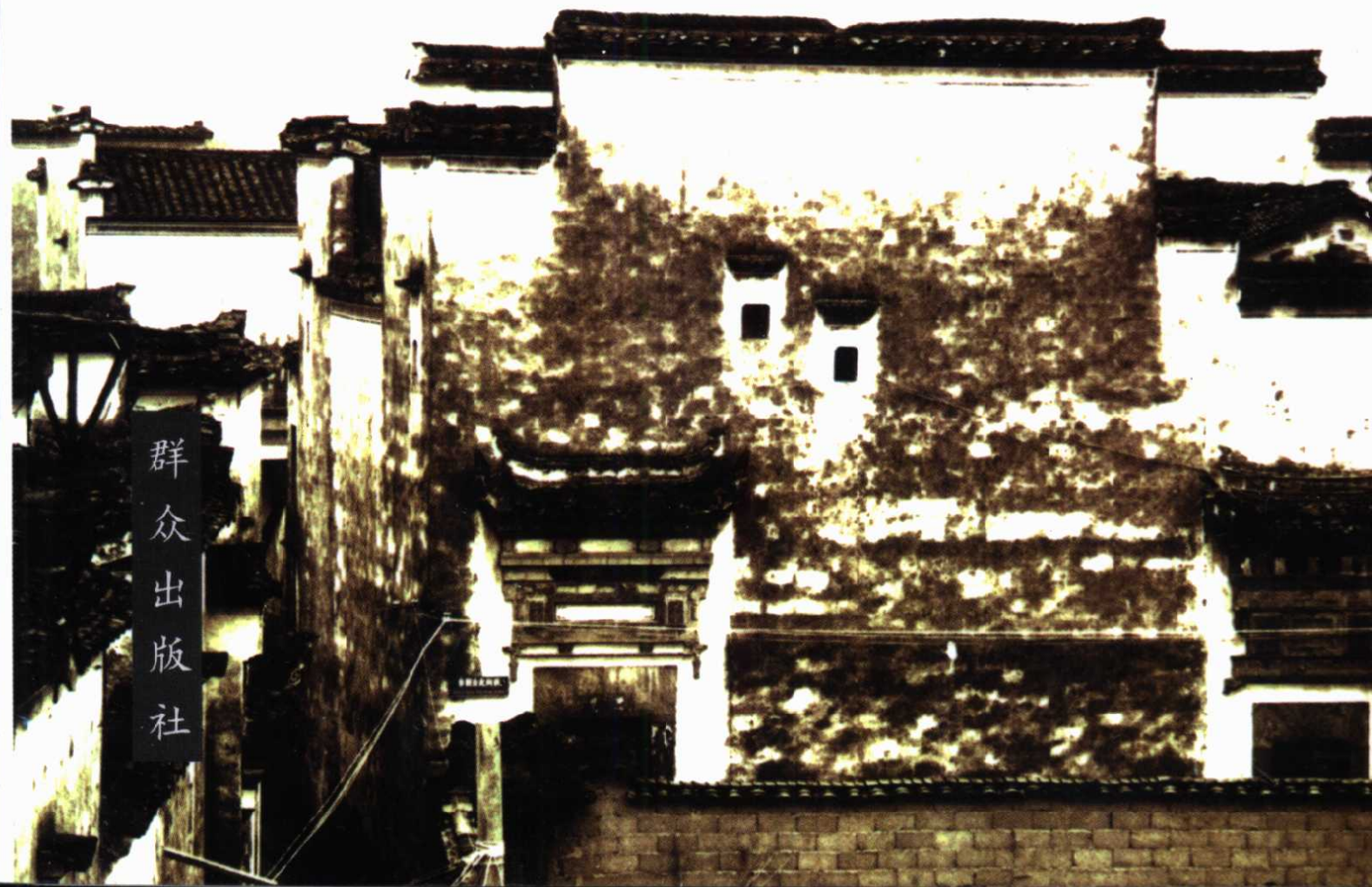


朱东旭

◎ 著

# 徽商妇

群众出版社





朱东旭 著

# 徽商妇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商妇/朱东旭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3  
ISBN 7-5014-2890-5

I. 徽…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317 号

徽商妇

朱东旭著

---

责任编辑:王志楨

封面设计:王 子

责任印制:张代英

---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05 千字

印 张:8.375

版 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890-5/I·1221

印 数:0001—6000 册

定 价:1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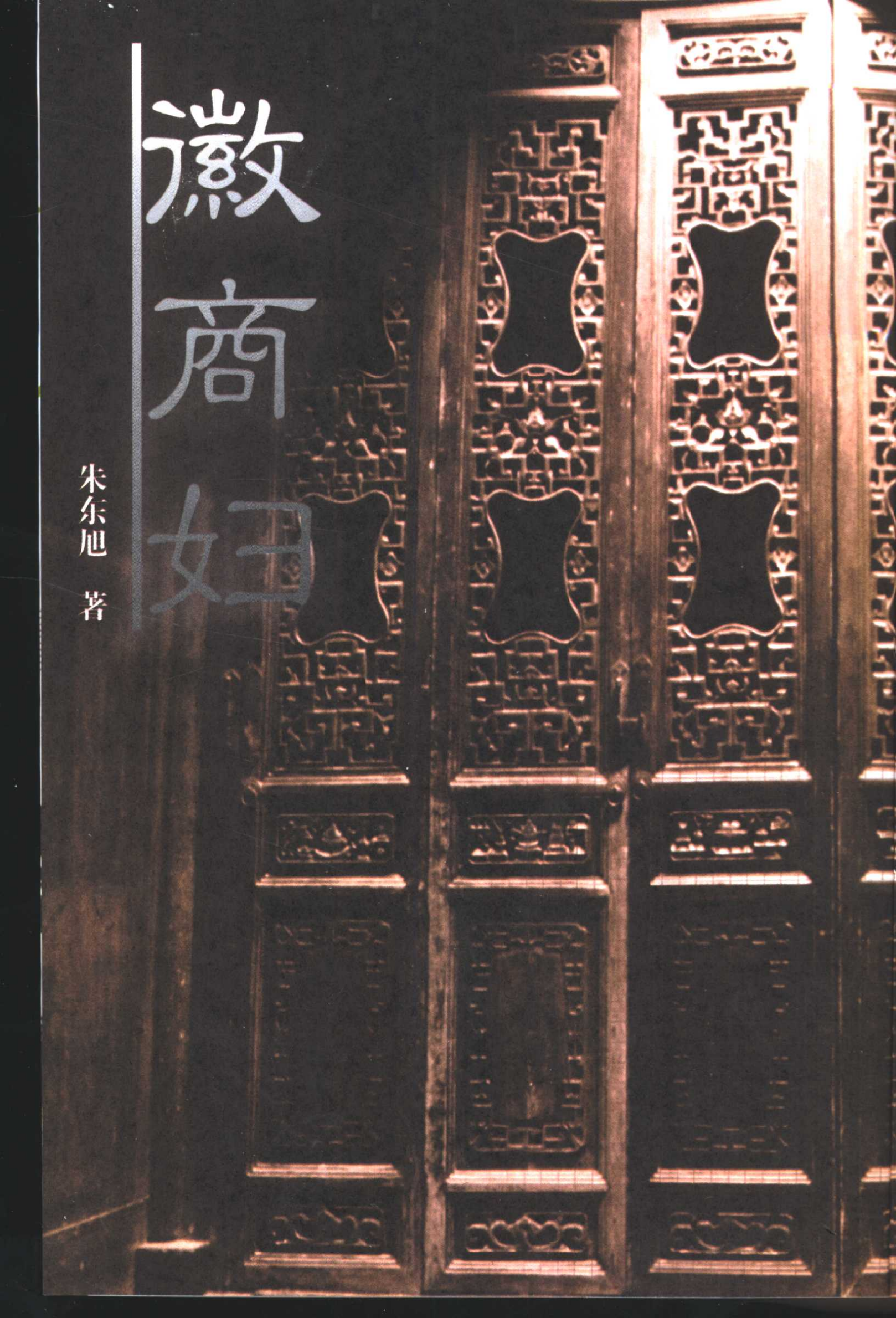
---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徽商 妇

朱东旭 著







群众出版社



# 目录

## 0. 我不能再等了 ..... (2)

岁月无情人有情。一曲《钗头凤》掀开了一对男女爱的一页。是命中注定,还是命运的安排?

戏子嫣红说:相公,我不能再等了!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的事情。

## 1. 东窗事发 ..... (13)

东窗事发,吴夫人含泪演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苦肉计,却依旧“芙蓉帐里奈君何”。

潘平进退两难,狠下心对嫣红许愿,我会给你一个名分的。

## 2. 潘平发家 ..... (24)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朝外一丢”,是徽商身世的独白。潘平虽发家致富、财色双收,在夫人眼里,潘平却始终是个伙计。

## 3. 战争成全了嫣红的婚姻 ..... (32)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夫人对潘平说:  
“你把那个女戏子娶回来做妾吧!”

世事难料,战争主宰了嫣红的婚姻。

## 4. 在徽州,嫣红听潘平说第一个故事:苏天娇 ..... (56)

苏天娇没有故事,仅仅是一个女人平淡的一生。

## 5. 徽州吴镇风情 ..... (73)

在徽州,吴镇的宏大、壮观,是徽州山水风情的写照。吴府主人妻妾成群,嫣红独领风骚。



十万大洋难买一个红颜知己。

6. 嫣红听美娘讲第二个徽州故事 ..... (86)

最后一座牌坊就是“三从四德”，它让一个美丽女人在牌坊阴影笼罩下，以青春做赌注在凄凉和悲伤做伴中耗尽生命。

一座冰冷的牌坊能给她什么？

7. 嫣红听苏太太讲第三个徽州故事：

二十粒琉璃珠 ..... (120)

查氏对爱情的坚贞和痴情的守望，换来的结果是二十年生死两茫茫……

8. 嫣红听苏太太讲第四个故事：苏天娇（尾声） … (124)

不论任何时代，女人最后的结局都是爱情的牺牲品，苏天娇也不例外。

9. 嫣红在徽州听第五个故事：千鹤子 ..... (128)

马镇来了一个说书匠。

10. 嫣红与潘公子 ..... (175)

从徽州重回苏州，嫣红第一次与潘安公子相遇，瞬间的暧昧，恰如一根导线，燃起了妻妾之间的战争。

谁为王者？

11. 井田横三走进“轩墨堂” ..... (187)

日本人井田横三走进“轩墨堂”，嫣红又是一曲《钗头凤》唱出了一段缠绵的异国男女私情。掩藏在幕后的凄婉和美丽以及峥嵘岁月的残酷，又将是什么样的色彩？

这已是民国三十年。

12. 嫣红的欲望 ..... (199)

人总得有欲望，而人心不足蛇吞象，嫣红岂甘寄人篱下做一辈子小妾？

嫣红有飞翔的欲望，她想要干什么？

谁能助她一臂之力？

13. 针锋相对 ..... (217)

发生在“四宝堂”的一个偶然事件，嫣红竟反败为胜，使嫣红欲望的翅膀张开了。

14. 行云流水 ..... (235)

嫣红与横三之间的爱情，恰如行云流水般畅快，这一刻，嫣红似乎觉得同横三相识已经很久很久了。

横三能够让嫣红达到自己理想的彼岸吗？

15. 空前绝后的婚礼 ..... (241)

一场空前绝后的婚礼，是由谁刻意安排？

是由谁主牵？是苦是甜，只有一轮寒月。

16. 错！错！错！ ..... (250)

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母亲是徽州人，母亲总喜欢对我讲徽州古老的那些人和事、景与物构成的故事。母亲讲叙这些故事，总是断断续续、絮絮叨叨的，时间跨度二十年，还是五十年，我实在记不清楚了，总之是模糊的一个概念。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时，我对母亲叙述的故事不感兴趣，等我有了兴趣将母亲说的故事删繁就简铺就成这一部小说，并想在某一个恰当的日子征求母亲的意见，目的使小说减少虚构性，增加真实性。但母亲没能满足我这个愿望。这是个遗憾。因为母亲在春节期间连续跌了几跤，患了脑中风偏瘫症，神志开始变得不太清楚，还摇头说：“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什么故事，你说说给我听听，好吗？”我有点黯然神伤。

这一年，母亲七十八岁了。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七年，而我记得母亲叙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半个多世纪之前。

人世苍茫，苍海桑田，许多事都已模糊，何况母亲的记忆呢？



## 0. 我不能再等了

岁月无情人有情。一曲《钗头凤》掀开了一对男女爱的一页。是命中注定，还是命运的安排？

戏子嫣红说：相公，我不能再等了！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的事情。

那是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

记得是个春天，是三月，还是四月呢？只知道河柳叶很翠绿，绿得展人眼目。女戏子嫣红抱着自己女儿站在河埠堤上送潘平。

潘平是一个徽州商人，五十开外的模样。他穿着由铜钱绘文的长袍，顺着河埠长长石阶一步一步朝下走。为防止长袍拖地扫阶，左手将墨长袍提上来就那么一步一步很自信又愉快地离开河埠。河里一条乌篷船停泊在那里，黝黑的船家持竹篙，满脸风霜地等待潘平，一副迫不及待开拔姿态。

嫣红是二年前被潘平悄悄安置在这个村子里的，这个村子叫周庄。周庄离潘平经商的苏州城不远，一个钟头的水路，两岸是春风杨柳，景色宜人。河面船帆点点，船歌悠扬委婉，真是赏心悦目，此番美景对潘平来说，实在妙不可言。

平常的日子，潘平大抵十天来周庄一次，暮至晨归，大都过一个夜晚。这次却破例，在嫣红这里住了三天。

嫣红心里明白，这是沾了女儿周岁的光。

隔河两岸是不能再缠绵的，乌篷船终于开了。像平常一样当



船开始缓缓蠕游时,潘平向嫣红挥手道别,并且面带笑容。

其他离别的日子也是这样的风景,一个船头停立,一个河埠岸边,两人被河水隔离着,四目的视线又时而将两人连接。大多数在这个时节,嫣红喜欢将女儿小手臂抬起让女儿也参与同父亲告别的仪式,同时也是一种妩媚。这次却意外了,嫣红把女儿塞给女佣,自己则跟随着行走的乌篷船,恋恋不舍。嫣红身着红色旗袍,形态是婀娜多姿,柳叶绿色里走动出千种媚态、万种风情。

阳春四月里河堤柳树丛绿,嫣红红色的倩影忽闪忽灭穿插在翠绿之间,让船头的潘平实在心潮起伏。嫣红复杂的表情、优美无比的身姿时隐时现。潘平透过朦胧的绿色捕捉到嫣红那种迫急的心情,呈现出一种女人特有的神伤黯然。

一男一女,一个船头扬手挥别,一个堤岸婷婷玉立,难分难舍,就这么隔着流水,一直追随相伴河埠分岔处。嫣红最后大声叮嘱:“潘公,你不能再让我失望啊!我实在等不及了。”

潘平大声接腔,你放心吧。扬扬手,同时将自己的安慰送给嫣红。船终于在船工的笑意里渐渐远离而去,在朦朦胧胧的视线里,嫣红依旧斜靠在河埠柳树下,手停泊在空中,一副娇媚,一种渴望,让潘平眼热,凭空也生出了许多凄凉的意味。扪心自问,潘平对自己说:“再拖下去,实在有愧于她。”

潘平认识嫣红算起来已有许多年头了。嫣红原是苏州城南门一家戏院唱花旦的,生得小巧玲珑。开始在戏院里唱配角,并不引人注目。潘平是徽州人,在江浙一带经商许多年,平常最喜欢听京剧。早些年,他在吴老板手下当朝奉,就常常趁空听戏,也算是个票友吧!有时也同吴老板的女儿吴娟小姐,偷偷一块儿溜进戏院。那时,潘平还不是吴老板的乘龙快婿,同吴娟看戏听戏大多数是偷偷摸摸,机会也是极少。俩人坐在台下,嗑着瓜子叽叽哦哦,亲亲热热看台上生旦净末丑表演,自己则在台下闭着眼睛跟着唱。回家后,夜深人静,常常情不自禁独自躲在店堂里小声地唱几



曲,过把戏瘾。

这一年嫣红在南门戏院终于唱成了主角,一天天地变得光彩照人,且打扮得格外花枝招展,风情迷人。潘平也早已成为吴老板的乘龙快婿了。以后的日子,似乎有天意,潘平的妻子——吴老板的千金婚后“移情别恋”,整日沉浸在绘画的艺术里,不能自拔,对戏不屑一顾,似乎做姑娘同潘平偷偷看戏只是讨潘平的欢喜而已。这就给潘平创造出一个接近嫣红的机遇。

潘平最爱听嫣红唱唐蕙仙表妹那段名为《钗头凤》的戏文: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  
错! 错! 错!

嫣红唱腔甜润,悦耳动听,潘平爱听。嫣红的脸丰满红润,柔嫩的肌肤和清澈潘平看一次,发痴一次,睡梦里竟有几次同嫣红在一块做那种乐事,这些纯属荒唐轶事,渐渐堆积起来,最后让潘平产生一定要占有她的欲望。

这种强烈的欲望,不久,潘平就实现了。

那些年虽然是民国统治,但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好在中国人忍耐力实在伟大,只要不把刀架在脖子上,戴着手铐和脚镣也照样把日子不温不热地过下去。作为商人潘平也不例外,生意照样做,钱照样赚。这一年,潘平回皖南老家采购茶叶、宣纸,来来回回二十几天,回到苏州时已累乏之极,休息之间,抬头看墙上挂的那把京胡,想到好久没有听戏了,自然戏瘾上来了,拉了一曲,突然想起南门戏院那个叫嫣红的戏子。于是就叫伙计去南门买戏票,并叮嘱:“问问谁唱角儿,如果是嫣红唱角儿,什么戏都看。”

伙计很快回来了,两手空空地禀告潘平:“戏院散了。”

潘平啊了一声,没有料到会有这种结局,想当初那么火红的



戏院怎么说散就散了？真让人捉摸不出其中的奥秘，真是沧海桑田。想到那个叫嫣红的女戏子该又落到何处谋生呢，禁不住赤裸裸地又问一句：“那女戏子可打听去了什么地方？”

伙计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有猜想：“大概是树倒猢猻散吧！”

潘平叹了一口气。把手中二胡挂上墙，心里涌上一阵莫名的惆怅：“这年头，兵荒马乱，世事实实在难以预测啊！”

好在嫣红只是自己暗暗思恋的戏子，不是自家女人，感叹一番也就罢了。孰知半年之后，潘平却意外同嫣红邂逅。事后潘平同嫣红同床共枕时，潘平伏在嫣红娇嫩无比的身上吻着她的耳鬓亲昵地说：“我俩有今日也是有情缘啊。”重新相遇嫣红对潘平印象很深刻，那天他送两个日本商人回日本。这两个日本人是父子俩，父亲叫井田姿郎，儿子叫井田横三。潘平记得在岳父手下当朝奉时，就同井田姿郎相熟了，自己接手“轩墨堂”生意，又经常同井田姿郎做宣纸、茶叶生意，同井田横三感情也浓了。

因为同日本人做生意，出口关税轻得几乎忽略不计，潘平自然高兴。回家途中，坐上黄包车，行至一街，偶然隐隐听见从一处茶楼飘来很熟悉又清脆的小曲：

春季到来绿满窗，  
大姑娘窗下绣鸳鸯，  
忽然一阵无情棒，  
打得鸳鸯各一方。

潘平叫停黄包车，静静听了一会儿，突然心头一热，这清清脆脆的小曲让潘平想起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嫣红。

潘平扬手下车，回首四顾顺声向飘来小曲的茶楼找去。至于这个茶楼叫什么楼名，潘平视而不见，那委婉清脆的曲调声之美实在让潘平有些激动不已。



果然，登上木楼，刚刚迈进门坎，潘平就一眼瞥见那个叫嫣红的女人正在靠窗的一个角落清清悠悠地唱，并小范围地摆动舞姿，煽动着淡淡的调情味。嫣红左边是一个男人，四十来岁，脸上刮得很干净，为嫣红伴奏，弹着苏州人熟悉的琵琶，潘平称这个中年人为琴师。

多少年来，茶楼一直是热闹场所，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之地，可现在茶楼已经清淡了，唱曲弹琵琶把这种艰难岁月弹唱得更加清冷而无助。

一曲唱终，点唱的客官送去小费，嫣红点头含笑，双手接过，一副感恩戴德的表情。这时潘平情不自禁，甚至有些激动地拍手叫嫣红过来。潘平笑盈盈地瞅着嫣红。嫣红脸上涂抹淡淡色彩，身穿鹅绿色旗袍，浑身上下洋溢着清清淡淡的韵味，面对潘平装作羞涩忸怩之态瞅了潘平一眼，然后低眉低眼小声询问：“客官，想听什么曲子？”

潘平笑笑，示意嫣红坐下说话，嫣红不坐。潘平不再勉强，凝视嫣红，半天无语，心却暗想，一个名角儿竟落到这种地步，不觉悲从心起，几分怜悯，几分感叹，加重了潘平对嫣红的爱意。

直瞅得嫣红红了脸，低下了头，潘平才笑盈盈地说：“你给我唱《钗头凤》吧！我喜欢听你唱这段戏。”这似乎是某种暗示面前的客官认识她。

嫣红抬起黑黑的双眸，很认真地打量潘平，似乎也想从潘平脸上打量出她在南门戏院唱名角时捧她场面的戏迷，因为太生疏了，嫣红最后到底失望了。

嫣红稳定情绪，回首给琴师一个眼神，又回头对潘平做一个女人作揖的小礼，拉开了声腔唱起来：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一曲终毕，茶楼听客一片叫好。潘平更是兴奋不已拍起了巴掌，让跑堂送上几盘小吃、两杯茶，让嫣红和琴师落座，共享茶点。潘平的殷勤竟让嫣红和琴师有点受宠若惊，慌忙点首谢恩，侧身而坐。潘平见嫣红额头渗出细细密密汗粒，讨好地掏出手帕给嫣红。嫣红莞尔一笑，从袖套里摸出自己的白丝绸绢布轻轻抵汗，谦逊而语：“唱得不好，请客官包涵。”

嫣红小小的拒绝，潘平倒也不介意。潘平认真地问嫣红：“小姐，你认识我吗？”

嫣红如实摇头，后又觉这样不太礼貌，杏眼妩媚一展，舌头狡猾地一转：“客官高就何处？见面相，是有点似熟非熟，但一时实在难以想起，还盼客官谅解了。”

潘平笑了：“我知道你不认识我的。我姓潘，是做宣纸生意的商人。我很早就认识你了，尤其喜欢听你唱戏。你在南门戏院唱得好好的，怎么落到这儿唱小曲了？这小曲儿也是你这名伶儿唱的？”

嫣红暗下思忖，今天果真又碰上一个票友了，一定会得到较多的赏钱，心情突然开朗。但潘平几句关心体贴的话，却又勾起昔日辛酸往事，顿觉黯然。嫣红轻轻叹了一口气，低头说：“说起来话长，一言难尽啊！”嫣红正要诉苦，这时进来的一个茶客叫嫣红为他唱一曲，并点了戏名叫《冯奎嫁妻》。

《冯奎嫁妻》是流行北方民间的一种戏，南方人是陌生的，嫣红虽唱京剧，原先在乡下草台班子学唱过几年戏，对北方民间小戏也略知一二。《冯奎嫁妻》虽知一二，但让嫣红唱出北方人那种韵味，嫣红是唱不出来的。在茶楼唱小曲是下等的卖艺人，唱不好，赏钱没有还可能遭到脾气刁钻的客官谩骂、嘲弄和侮辱。嫣红记得有位京剧戏迷点一出《贵妃醉酒》片断叫嫣红唱，那天嫣红情



绪不好，嗓子发硬，没有唱好，客官竟将钱丢在地上叫嫣红跪膝去拣，还挖苦她：“就你这破嗓子也有脸在这儿混饭吃？”琴师见状想代嫣红受侮，却被那客官一脚蹬开。这件事对嫣红刺激很深刻，简直刻骨铭心。有了教训嫣红再不敢贸然唱自己不熟的戏文。何况嫣红见这人，生相凶狠，身腰魁梧，是个典型的北方蛮汉，心更加发怯，慌忙行礼，赔着小心，堆满笑脸谢绝道：“这位客官，请原谅，这曲戏，小女唱得不好，可烦客官另选其他戏目，好吗？”

琴师赶紧将嫣红娴熟的戏目段子谱送上去，示意让这位汉子挑选。那汉子似乎有意同嫣红过不去，横目责斥：“老子就要听《冯奎嫁妻》，你若不会唱，我来教你。我当冯奎，你做妻子。”那蛮汉跳起来就要拉嫣红，嫣红明白，就是这样也万万不可能唱这段戏，这段戏有许多淫荡的动作，一男一女大庭广众实在难唱。嫣红满脸赤红，慌忙躲闪，一边惊恐地讨饶：“客官息怒，我真的唱不好。”嫣红在躲闪中，没有忘记拿眼神示意潘平，那眼神里充满了求助之色。嫣红的目光到底激起了潘平的自尊。潘平站起来伸手驾住那汉子，笑道：“这位客官，对不起，今天这位唱小曲的我包了。”

大汉仗着身高，全不把清瘦的潘平放在眼里，怒目圆睁一掌将潘平推开，横视潘平大声吼道：“你包了也不行，今天我就要这位戏子唱。”汉子哈哈淫笑着，那笑陡然像火一样点着了潘平内心之愤。

潘平脸一阵痉挛，忍不住闪电般一掌击中蛮汉面部要害，只听哎呀一声，蛮汉痛苦地倒下去。趁蛮汉倒地未反应过来之时，潘平飞快地喊了声：“嫣红，快走。”

潘平拉着嫣红逃出来跳上黄包车，俩人惊慌之中，竟将琴师丢开不顾了，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潘平最后领嫣红来到一个僻静的小茶馆落座。潘平要来几碟点心、两杯茶，似乎要重温刚才未完的情愫。潘平招呼嫣红落座时候，手自然地搭在嫣红肩上，嫣红忸怩一下，不习惯潘平这多少有

些轻佻的举动，但嫣红也没有把恶意放在脸上，用手抚摸潘平触摸地方，那意思是想抹平潘平留下的指迹。这个小小的下意识动作，让潘平捕捉到嫣红虽是个红尘女人，却只是个卖唱不卖身的淑女。具体是真是假，潘平也是真假难分，红尘女子有这个动作就足够让人相信了。潘平心里禁不住一阵激动，爱和占有的欲望再次从心头泛起。

潘平没有介意嫣红自然地拒绝他的挑逗行为，反而开心地一笑了之。稍停片刻，嫣红吃着茶，心情平静后才感激地说：“潘先生，想不到您还会武术，一招就将那人打倒了，谢谢您啊！不然我就没有脸活下去了。”

潘平谦逊地说：“小意思，小意思，日后谁欺负了你，我做你保镖。我同我一个日本朋友学了不少日本拳，一掌能将人击昏。”

“不敢，不敢！”嫣红慌忙施礼，并咯咯地一笑，笑得十分矫情。笑后，一边吃茶，一边认真地瞅着潘平。这一瞅让见过无数男人的嫣红眼前灿然一亮，立刻脸热耳烧。面前的男人可是一表人材，高鼻梁、方脸阔嘴，浑身上下充满一种让女人看了就动心的气质，蓦地嫣红有点喜欢这个男人了。

心情不觉彻底松弛下来，当潘平问她，怎么流落到唱小曲的处境时，嫣红也不再忌讳，简单扼要把经过告诉了潘平。

嫣红说：我堂兄从乡下来，我母亲病重了，让我回家去看母亲。我只有一个母亲，我回家伺候母亲不到半个月，母亲就去世了。埋葬了母亲，我为母亲守孝三个月，再回到苏州时，戏院就散伙了。后来听琴师说，戏院老板得罪了一个替日本浪人做事的中国人，戏院让日本浪人砸了。

潘平说：“那你再回苏州就落下给人唱堂戏？”

嫣红说：“本来，我想投奔其他戏班子，又怕遭冷落。你也知道，红伶戏人除非自己挑头，寄人篱下过日子总觉得没法唱，还常常遭到戏班红伶的排挤，干脆就这样，唱小曲算了，人